

# “知道”的叙实性及其置信度变异的语法环境<sup>\*</sup>

李新良 袁毓林

**提要** 本文选取不同类型的语法环境去测试“知道”的叙实功能,争取在较广的范围和较深的程度上对“知道”的叙实功能作出较为详尽的描述;着力弄清它预设宾语小句为真的叙实功能在各种句法语义环境下如何体现,并试图找到其叙实性的置信度变异的句法语义条件。文章先后选取了降级操作手段、主语的语义特征、疑问句以及非现实语气等不同类型的、由微观到宏观的句法语义环境去测试“知道”的叙实功能,得出的结论是:虽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在有些语法环境下会增强或削弱,但总体来说,它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叙实功能还是比较稳定的,算是现代汉语中比较典型的叙实动词。

**关键词** 叙实功能 (叙实性) 置信度 降级操作 主语语义特征 疑问句 非现实语气

## 0. 引言

Kiparsky 和 Kiparsky(1970)指出,英语中存在所谓的叙实谓词(factive predicate)和非叙实谓词(non-factive predicate)之分;叙实谓词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非叙实谓词不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这引起了语法学界对叙实性范畴的关注。然而,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并没有在汉语学界引起足够多的重视。国内已有的对于动词叙实性的研究对于诸如“汉语有没有所谓的叙实动词”、“汉语的叙实动词跟英语的叙实动词有什么不同”、“在不同的句法语义环境下,动词的叙实性会不会发生变异?”这样的问题,并不能给出一个很好的回答。

为了回答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本文选取语义较为中性、语法表现相对丰富的动词“知道”作为汉语叙实动词的代表,来探究汉语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先在 SVO 句式这种中性的语法环境下,对“知道”的叙实性进行考察,从而确立其叙实动词的身份;然后再选取降级操作手段、主语的语义特征、疑问句以及非现实语气等不同类型的、由微观到宏观的句法语义环境,去测试“知道”的叙实功能及其置信度变异的可能性。争取做到在较广的范围和较深的程度上对“知道”的叙实功能作出较为详尽的描述,并着力找出“知道”的叙实性变异的句法语义条件。从而为研究其他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奠定较为扎实的基础,特别是确立可操作性较强的描写手续与分析框架。

---

<sup>\*</sup>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面向计算的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批准号:15CYY035)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的汉语意合特征研究与大型知识库和语料库建设”(批准号:12&ZD175)的资助,还承彭利贞、吴义诚两位先生和《中国语文》编辑部与匿名专家提出中肯的修改建议并提供参考文献,博士生刘彬也对本文有所指正,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 1. “知道”的叙实动词身份及其叙实功能

动词“知道”能带小句形式的宾语,还能带名词性宾语和零形式宾语。例如:

- (1) 我知道方鸿渐爱唐晓芙。
- (2) 我知道方鸿渐对唐晓芙的爱。
- (3) 方鸿渐爱唐晓芙,我知道<sub>0i</sub>。

我们认为,“知道”的这三种格式的宾语具有推导关系:(1)是基础形式,(2)和(3)由(1)派生而来;具体操作过程为:(1)的宾语小句经历指称化就得到了(2)那样的名词性宾语,(1)的宾语小句经过移位或承前省略就得到(3)那样的零形式宾语。并且“知道”的宾语为零形式时,作为始发句是不能成句的,必须是话题句或者是承前省略那样的形式才能成立。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讨论“知道”带小句宾语时的叙实性。

当“知道”带小句形式的宾语时,会表现出这样的语义特点:“知道”及其否定形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所陈述的命题为真,即“知道”预设其宾语小句的所指是一个事实。例如:

- (4) a. 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b. 我不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5) a. 我知道白求恩是外国人       ⇒ 白求恩是外国人  
      b. 我不知道白求恩是外国人    ⇒ 白求恩是外国人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得知,(4)中“知道”的宾语小句“世锦赛在美国举行”和(5)中“知道”的宾语小句“白求恩是外国人”都是真命题。

由于“知道”具有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语义功能,因而可以后续跟宾语小句真值一致的小句,不允许后续跟其真值不一样的小句,也不允许追补表明它的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例如:

- (6) a. 我知道他来了。     → 我知道他来了,事实上他真来了。  
      b. 我不知道他来了。 → 我不知道他来了,事实上他真来了。
- (7) a. 我知道他来了。     → \* 我知道他来了,其实他没来。  
      b. 我不知道他来了。 → \* 我不知道他来了,其实他没来。
- (8) a. 我知道他来了。     → \* 我知道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b. 我不知道他来了。 → \* 我不知道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6)说明“知道”允许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7)和(8)则说明“知道”既不允许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也不允许追补表明它的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

Kiparsky 和 Kiparsky(1970)、Leech(1983: 427-452)都把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谓词叫做叙实谓词。根据他们的这种定义,“知道”自然应该划入叙实动词之列。然而 Kiparsky 和 Kiparsky(1970)认为,从语义上来说,英语动词“know”是叙实动词;但是从语法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叙实动词。他们的理由是,能不能带上动名词形式的宾语是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的重要区别,叙实谓词后面可以带上动名词形式的宾语而非叙实谓词不能;比如不能说“I know John's being here”。所以,他们认为从句法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叙实动词。

Palmer(2001: 11)则认为,因为听话人未必也认同“know”的宾语小句的真实性,所以从预设角度来说,“know”的宾语小句不是一个事实,而且在有些语言中,预设的命题有显性的虚拟语气(subjunctive)标记,例如在西班牙语中:

- (9) Me alegra que sepas la verdad. (Palmer 2001: 3, 11)  
 me it pleases that know+2SG+PRES+SUBJ the truth.  
*"I am glad that you know the truth."*

他解释为,预设的宾语小句由于没有断言任何信息,因而带上了虚拟语气的标记。我们认为,Palmer(2001: 11)主张的“听话人未必认同 know 的宾语小句的真实性”也不能对“know”是叙实动词的身份构成挑战。因为,叙实性是一种“面向说话人”(speaker oriented)的语法范畴;所以,我们只能依据说话人的言语来判断什么是说话人心中认定的事实与非事实,而这一说话人主观认识中的“事实”并不需要得到听话人的认同。

我们不纠缠于预设的宾语小句属于现实还是非现实语气以及相关的语言类型差异,也不认为 Kiparsky 和 Kiparsky (1970) 对英语动词“know”的分析可以照搬到汉语的“知道”上来。由于“知道”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因而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叙实动词。相应地,“知道”所具有的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语义功能就是叙实功能。<sup>①</sup>

## 2. 降级操作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本节我们将讨论宾语小句的话题化<sup>②</sup>、指称化及内嵌等降级(downgrade)操作手段对“知道”的叙实性的影响。

### 2.1 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知道”的宾语小句可以话题化,并且话题化以后,“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够体现。如:

- (10) a. 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b.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我知道。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11) a. 我不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b.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我不知道。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10) (11) 说明叙实动词“知道”的宾语小句可以话题化,话题化以后“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知道”的宾语话题化时,还可以加上话题标记“对于、关于”,尤其是宾语是名词性成分时,并且此时“知道”还可以带补语;原先的主谓宾句式中,“知道”是不能带有补语的。如:

- (12) a.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我知道。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b. 对于世锦赛在美国举行一事,我知道。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13) a. \* 我知道得不多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b. \* 我知道得不多世锦赛在美国举行一事。  
 c. (对于)世锦赛在美国举行一事,我知道得不多。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12) 说明了“知道”的宾语话题化后可以加上显性标记“对于/关于”,(13) 说明了“知道”的宾语话题化后,“知道”可以加上补语。并且,(12) (13) 中“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

① 关于叙实性及相关的概念问题,我们参考了 Kiparsky 和 Kiparsky (1970)、Leech (1983: 427-452)、沈家煊 (1999: 137-140) 和袁毓林 (2014)。关于叙实性、叙实功能等的讨论参看李新良 (2014) 第三章。关于叙实性跟预设、(会话) 蕴涵关系的讨论,参看 Karttunen (1971)、Karttunen (1973)、Gazdar (1979: 37-62)、Karttunen 和 Peters (1979)、Heim (1992) 等。

② 关于话题化的详细介绍请参看袁毓林 (1996)。

## 2.2 宾语小句的指称化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知道”的宾语小句还可以指称化,即把陈述式的宾语小句转变为具有指称功能的偏正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到体现。一般来说,“知道”的宾语小句的指称化可以有三种方式:提取宾语小句的主语、宾语和整个宾语小句作同位性定语从句。例如:

- (14) a. 我知道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b. 我知道方鸿渐喜欢的唐晓芙。 ⇒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c. 我知道喜欢唐晓芙的方鸿渐。 ⇒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d. 我知道方鸿渐喜欢唐晓芙的事实/这一事实。 ⇒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14b)对“知道”的宾语小句进行了提取宾语的关系化操作,(14c)对“知道”的宾语小句进行了提取主语的关系化操作,(14d)对“知道”的宾语小句进行了定语从句化操作;在这三种把宾语小句指称化的操作过程中,“知道”依然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由此可见,宾语小句的指称化依然无法改变“知道”的叙实功能。

值得指出的是,叙实动词“知道”的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整个偏正结构依然可以话题化。在这种情况下,“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到体现。例如:

- (14') a.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我知道。 ⇒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b. 方鸿渐喜欢的唐晓芙 我知道。 ⇒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c. 喜欢唐晓芙的方鸿渐 我知道。 ⇒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d.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的事实/这一事实 我知道。 ⇒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14')表明,无论是采用提取主宾语的方式还是定语从句化的方式对“知道”的宾语小句进行指称化操作,该指称形式都能充当话题;并且,“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到保持。

## 2.3 SVO 句式内嵌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主语+知道+宾语小句”这种句式(SVO)还可以内嵌(embed)到其他句法结构中去,充当定语和状语;并且内嵌以后,“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以保留。例如:

- (15) (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脑袋比(不知道0的)那些,不知道要领先几个世纪。  
⇒ 地球围绕太阳转。  
(16) [知道他曾经在上海出没过(以后)]公安干警立即赶赴上海实施抓捕。  
⇒ 他曾经在上海出没过。

(15)是“主语+知道+宾语小句”这种句式内嵌到其他结构中充当定语小句,(16)是“主语+知道+宾语小句”这种句式内嵌到其他句法结构中去充当状语小句。它们共同说明,内嵌化以后,“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我们可以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来解释,“知道”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指称化与SVO句式的内嵌化对“知道”的叙实功能具有保持作用的原因:这几种语法转换都是对原先的述谓结构(predication)进行降级(downgrade)操作,不同之处在于: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是把原先的述谓结构降级为一个从属述谓结构(subordinate predication),而内嵌操作则把原来的述谓结构降级为一个降级述谓结构(downgraded predication)。从属述谓结构和降级述谓结构与原先的述谓结构之间有蕴涵关系(implication),降级操作只改变述谓结构的句法地位而不影响其语义关系。所以,话题化和内嵌(embed)都能保留其中的动词的叙实功能。<sup>③</sup>

事实上,这种操作不仅保持了“知道”的叙实性,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它的叙实性。

<sup>③</sup> 对述谓结构、从属述谓结构、降级述谓结构的详细介绍请参看Leech(1983:175-212)。

我们可以从背景化的角度来解释降级操作对动词的叙实功能的增强作用:从语法上来说,它们都属于一种降级操作,即把语法成分由主述谓结构变为从属述谓结构;而语法结构的降级操作,会带来相应成分在语义上的背景化(参看方梅(2008)及其所引文献)。众多的研究表明,背景信息与预设具有一种天然的相容性(黄华新、陈宗明,2005:137-140;沈家煊,1999:83-87)。降级操作引发的背景化信息较之原结构更具有预设的性质。因此,“知道”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指称化与“主语+知道+宾语小句”句式的内嵌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知道”的叙实功能。更加全面地说,这是“知道”的叙实性预设义跟这些降级成分的预设义叠加强化的结果。<sup>④</sup>

### 3. 主语的语义特征与“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

通过前面的讨论,大概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印象:“知道”的叙实功能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我们对以“知道”为谓语核心的SVO句式进行了多种句法操作,都无法取消它的叙实功能。但是通过扩大考察的范围,我们发现,在某些句法语义条件下,“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会有跟SVO句式那样的中性句法环境下不同的表现。具体说,不同的语义条件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知道”的宾语小句所陈述的事实的真实性的相信程度。下面我们以主语的若干语义特征来说明这个问题。

“知道”的主语跟它的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否同指,对“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存在一定的影响。“知道”的主语跟它的宾语小句的主语同指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而它们不同指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相对较低。例如:

- (17) a. 我<sub>i</sub>知道<sub>i</sub>自己<sub>i</sub>现在后悔莫及。                      (18) a. 方鸿渐<sub>i</sub>知道<sub>i</sub>自己<sub>i</sub>多喜欢唐晓芙。  
      b. 我<sub>i</sub>知道<sub>i</sub>你<sub>j</sub>现在后悔莫及。                              b. 方鸿渐<sub>i</sub>知道<sub>i</sub>你<sub>j</sub>多喜欢唐晓芙。  
      c. 我<sub>i</sub>知道<sub>i</sub>他<sub>j</sub>现在后悔莫及。                              c. 方鸿渐<sub>i</sub>知道<sub>i</sub>我<sub>j</sub>多喜欢唐晓芙。

与(17a)和(18a)相比,(17b,c)和(18b,c)中“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相对较低。我们可以用下面这种添加后续小句的方式进行证明:

- (19) a. 我<sub>i</sub>知道<sub>i</sub>自己<sub>i</sub>现在后悔莫及,但是不知道<sub>i</sub>你/他后不后悔。  
      b. \*我<sub>i</sub>知道<sub>i</sub>你<sub>j</sub>现在后悔莫及,但是不知道<sub>i</sub>自己后不后悔。  
      c. \*我<sub>i</sub>知道<sub>i</sub>他<sub>j</sub>现在后悔莫及,但是不知道<sub>i</sub>自己后不后悔。

从事理上来说,人们“知道”自己(心理状态、亲历过的事情)比知道别人相对可信一些,所以可以“知道自己”但是“不知道别人”,而不能“知道别人”却“不知道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知道”的主语跟它的宾语小句的主语同指时,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而大小主语不同指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相对较低。

“知道”的宾语小句的主语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对“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也存在影响。具体来说就是,有定名词性成分作“知道”的宾语小句主语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而无定名词性成分作其主语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低。例如:

- (20) a. 我知道<sub>i</sub>某人说了你的坏话,但不清楚是谁说的,也许是我记混了。  
      b. \*我知道<sub>i</sub>方鸿渐说了你的坏话,但不清楚是谁说的,也许是我记混了。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知道,(20a)中“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比(20b)中的要低。两者在语言

<sup>④</sup> 承匿名审稿专家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

形式上的差别在于 (20a) 的宾语小句是无定成分“某人”当主语,而(20b)的宾语小句是有定成分“方鸿渐”当主语。能造成“知道”类句子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不同这种差别的原因是:说话人能够描述对象/事件的具体细节(例如主体姓甚名谁),反映了他对该对象/事件掌握得很详细,这种对象/事件为真的可能性就大。说话人把“说坏话”的主体是谁明确地告诉听话人,比笼统地说“某人”更能让听话人相信他说的确有其事。

“知道”的主语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对“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也存在影响。有定名词性成分作“知道”的主语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而无定名词性成分作其主语时,“知道”的叙实性较低。例如:

(21) a. 某警察知道你昨天闯了红灯(我也记不清是哪个警察)也许压根儿没这事儿。

b. \* 来你家喝过酒的那个警察知道你昨天闯了红灯,也许压根儿没这回事儿。

(21a)中“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比(21b)要低,其语言形式上的差别在于,(21a)的主语是无定成分“某警察”而(21b)的主语是有定成分“来你家喝过酒的那个警察”。造成这种置信度差别产生的原因是,说话人能够描述“知道”这一事件的具体细节(例如主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反映了他对该事件把握得很详细,这种事件为真的可能性就大。很显然,明确地告诉对方谁“知道”,比笼统地说“某警察”更能让对方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

我们上面所说的主语的有定性对“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心理现实性。对某件事说得“有鼻子有眼”总比一鳞半爪、语焉不详更让人觉得确有其事。就“知道”而言,告诉别人确切地“谁知道”跟“知道谁”总比统而言之要让人觉得其宾语小句所说的事情更像是真的。

“知道”的主语的数的不同<sup>⑤</sup>,也会对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产生影响:当“知道”的主语为复数时,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而“知道”的主语为单数时,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相对较低。例如:

(22) a. \* 大家都知道他文采出众,也许他根本就胸无点墨。

b. ? (只有) 他自己知道他文采出众,也许他根本就胸无点墨。

c. 没有人<sup>⑥</sup>知道他文采出众,也许他根本就胸无点墨。

(22a)的主语为复数,不能追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22b)的主语为单数,可以追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22c)的主语的外延为零,追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显得比较自然。这就说明,(22a)中的“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最高,而随着“知道”的主语的外延集合中的成员越来越少,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也越来越低。

通过本节的探讨,我们可以知道,“知道”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否同指、“知道”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否有定,以及“知道”的主语的数的特征,都会对“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产生一定的影响。“知道”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同指时比不同指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要高。“知道”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是有定名词性成分时,“知道”的叙

⑤ 我们在这里使用“单数”“复数”这样的说法只是为了称说的方便,并不表明我们确定无疑地赞同和认为汉语中存在“数”的范畴。

⑥ “没有人”不算是“知道”的主语,但为了对比数范畴对“知道”的叙实功能的影响,我们权且把它处理为“知道”的主语。

实性的置信度更高,“知道”的主语为复数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

#### 4. 疑问句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本节我们讨论“知道”的叙实功能在疑问句这种语法环境下如何体现。我们以是非问、特指问和正反问三类疑问句为纲<sup>⑦</sup>,首先研究主句为疑问形式时“知道”的叙实功能,接着再探讨宾语小句为疑问形式时“知道”的叙实功能<sup>⑧</sup>。

当主句为是非问、特指问和正反问时,“知道”的叙实功能都能得以体现。例如:

- (23) a. 您知道北京有个什刹海? ⇒ 北京有个什刹海。  
b. 您知道北京有个什刹海吗/吧? ⇒ 北京有个什刹海。  
(24) a. 您知道不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b. 您知不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25) a. 谁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请立即跟我联系! ⇒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b. 你怎么知道她在那里的? 病情怎么样? ⇒ 她在那里。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23)那样的是非问句、(24)那样的正反问句,还是(25)那样的特指问句,“知道”的叙实功能都能得以体现,即其宾语小句的真值都保持不变。

当“知道”的宾语小句为特指问形式和正反问句形式时,宾语小句也不表达疑问,整个句子可以表达陈述,也可以表示是非问。此时,“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sup>⑨</sup> 例如:

- (26) a. 我知道谁去上课了。(但是不告诉你) ⇒ 有人去上课了。  
b. 我知道烤鸭怎么做。(但是不告诉你) ⇒ 有某种方法能做烤鸭。  
c. 我知道鸿渐喜欢什么人。(但是不告诉你) ⇒ 鸿渐喜欢某人。  
(27) a. 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但是不告诉别人)。  
b. \* 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鸿渐也许喜欢孙柔嘉,也许不喜欢。

(26)是“知道”带特指问形式的宾语小句,其中的疑问代词是虚指用法,依然能推出宾语小句为真;(27)是“知道”带是非问形式的宾语小句,我们依然可以在句子的后面追补一个真值明确的后续小句(正反问句的正项或反项)。这说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具有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叙实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当“知道”的宾语小句为特指问形式或正反问句形式的时候,如果“知道”受到否定,其叙实性会向非叙实方向漂移(shift)。例如:

- (28) 我不知道谁去上课了,也许有人去上课,也许没人去。  
(29) 我不知道鸿渐喜欢谁,也许他喜欢谁,也许他谁都不喜欢。  
(30) 我不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也许喜欢,也许不喜欢。

在(28)-(30)的后面可以追加表示“知道”的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这说明“知道”的叙实能力消失,而向非叙实方向漂移。

通过本小节的讨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疑问句这种语法环境下,“知道”的叙实功能依

⑦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在朱德熙(1982:202-203)的分类基础上,把选择问归入正反问。

⑧ 我们曾专门撰文讨论疑问句与动词的叙实性的关系,此处论述从简,详细情形请参看李新良(2016)。

⑨ 由于现代汉语的是非问句可以看作是由陈述句加上疑问语调变换而成的,当是非问句嵌入宾语小句以后同样也没有专有的语法标记,原有的疑问语气消失,只能适应主句的语调,成为陈述句。所以,“知道”的宾语小句不能为是非问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所谓“知道”的叙实功能了。

然比较稳定,具体来说就是“知道 vp”做谓语核心的句子为疑问句时,“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当“知道”以肯定形式带疑问形式的宾语小句时,“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但是“知道”以否定形式带特指疑问形式和正反疑问形式的宾语小句时,其叙实功能可以被取消,它的叙实性向非叙实方向漂移。

## 5. 情态动词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彭利贞(2007: 66-81)认为,情态动词属于非现实(irrealis)语气。因此,它具有把现实句变为非现实句的语义功能。例如:

- (31) a. 他已经走了。(现实)                      b. 他可能已经走了。(非现实)

(31a)是现实句,表达的语义是“他走已经成为一个事实”,(31b)由于受到情态动词“可能”修饰,变为非现实句,表达的语义是“他已经走不是一个事实,而只是一种可能性”<sup>⑩</sup>。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知道”受到情态动词的修饰,它的叙实性语义功能还能否保留?会不会因为句子变为非现实句而消失?

下面,我们打算讨论与情态动词同现时“知道”的叙实功能如何表现。具体的做法是,以认识情态(epistemic)动词、道义情态(deontic)动词和动力情态(dynamic)动词三类情态动词为纲<sup>⑪</sup>,首先研究主句受情态动词修饰时“知道”的叙实功能,然后再探讨宾语小句受情态动词修饰时“知道”的叙实功能。

根据我们的考察,以“知道”为谓语核心的句子在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它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例如:

- (32) a. 他可能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认识情态)

b. \* 他可能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其实世锦赛在英国举行。

- (33) a. 你要知道,他是个靠不住的司机。                      (道义情态)

b. \* 你要知道,他是个靠不住的司机,但也许他是个好司机。

- (34) a. 从神话传说可以知道,最早的神是住在地上的。                      (动力情态)

b. \* 从神话传说可以知道,最早的神是住在地上的,其实神都是住在海里的。

(32)中的“知道”受认识情态动词“可能”的修饰,(33)中的“知道”受道义情态动词“要”的修饰,(34)中的“知道”受动力情态动词“可以”的修饰。它们在受情态动词修饰时,都不能追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知道”在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知道”的宾语小句也可以受情态动词的修饰,这个时候,“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例如:

- (35) a. 我知道他可能已经来了。 ⇒ 他可能已经来了。                      (认识情态)

b. \* 我知道他可能已经来了,但他根本就不可能来。

- (36) a. 我知道我能在这里游泳。 ⇒ 我能在这里游泳。                      (道义情态)

<sup>⑩</sup> 赵元任(1979: 160、322)、朱德熙(1982: 61)认为助动词是真谓宾动词,跟后面的主要动词形成述宾结构。本文从俗,把助动词和主要动词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修饰关系,即由状语和中心语构成的偏正结构。

<sup>⑪</sup> 彭利贞(2007: 159-161)把现代汉语的情态动词分为三大类别:认识情态动词,如“可能、能、会、应该、必然、一定、肯定、准、得、要”等;道义情态动词,如“能、可以、准、许、应该、要、会、肯定、必须、得”等;动力情态动词,如“能、能够、会、可以、要”等。



b. \* 我知道我能在这里游泳,但我不能在这里游泳。

(37) a. 我知道他会武术。 ⇒ 他会武术。 (动力情态)

b. \* 我知道他会武术,但他其实不会武术。

(35)-(37)中“知道”的宾语小句中的核心谓语分别受认识情态动词“可能”、道义情态动词“能”和动力情态动词“会”修饰,它们都不允许追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知道”的宾语小句在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知道”在其宾语小句在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但是,这时候它的叙实功能相比于宾语小句没有受情态动词修饰的情形,又有一些不同。例如:

(38) a. 我知道他昨天就已经来了。 ⇒ 他昨天就已经来了。

b. 我知道他可能来。 ⇒ 他可能来。(认识情态)

c. 我知道他必须来。 ⇒ 他必须来。(道义情态)

d. 我知道他可以来。 ⇒ 他可以来。(动力情态)

(38a)和(38b)中的“知道”都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都具有叙实功能:(38a)预设“他已经来了”是一种事实,而(38b)则预设“他来”这种可能性是一种事实。尽管如此,由于“他可能来”只是一种可能性,是人们的一种推测,相比于“他已经来了”这件事确实实的实现,不那么像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还是更倾向于认为(38a)中“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比(38b)高。(38c)和(38d)的情形跟(38b)一样。

根据彭利贞(2007:42-50),我们可以知道,情态动词跟将来时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对于将来发生的事情,虽然人们相信它有发生的可能,但相比于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的已经实现的事件,人们还是觉得它不那么像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可以断言,“知道”在具有[+过去时]、[+完成体]特征的宾语小句时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最高,而在具有[+将来时]、[-完成体]特征的宾语小句时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低,即“知道”的宾语小句陈述一个过去已然事件时,叙实性的置信度最高,而陈述一个将来未然事件时叙实性的置信度较低。

本节我们讨论了“知道”与情态动词同现时的叙实功能的各种表现。通过讨论,我们可以知道,“知道”做谓语核心的句子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而当“知道”在带受情态动词修饰的宾语小句的时候,叙实性的置信度会给人一种受到削弱的感觉。

## 6. 条件句中“知道”的叙实功能

彭利贞(2007:71)把条件句分为“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可能条件被假设为发生或存在于将来,而反事实条件被假设为发生或存在于现在或过去。例如:(例句引自彭利贞2007:71)

(39)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等我的好消息吧。(毕淑敏《墙上不可挂刀》)

(40) 如果我拿了书就走,也就没事了。(肖复兴《绿月季》)

(39)是可能条件句,假设的条件将来有可能实现;而(40)是反事实条件句,假设的条件在过去已经以真值相反的情形出现过;也就是说,在过去或现在让这种条件实现是不可能的。

“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都具有把句子从现实变为非现实的语义功能。那么,如果“知道”处于这两种条件句中,它的叙实性还能不能保留呢?

我们先看“知道”处于表达可能性条件的小句中,其叙实功能能否得以体现。例如:

(41) a. 如果他以后知道了这事儿是你干的,你就惨了。

- b. \* 如果他以后知道了这事儿是你干的,你就惨了。其实你没干这事儿。
- (42) a. 如果你以后知道我为你付出过多少,你会感动的。
- b. \* 如果你以后知道我为你付出过多少,你会感动的。其实我并没付出过。

在(41)和(42)那样的可能条件句中,“知道”依然不允许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在可能条件句中,“知道”依然具有叙实功能。

当“知道”处于表达反事实条件的小句中时,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例如:

- (43) a. 如果他已经知道了这事儿是你干的,就不会胡乱咬人了。
- b. \* 如果他已经知道了这事儿是你干的,就不会胡乱咬人了。其实你没干这事儿。
- (44) a. 如果你知道我为你付出过多少,你不会不感动的。
- b. \* 如果你知道我为你付出过多少,你不会不感动的。其实我也没付出过。

在(43)和(44)那样的反事实条件句中,“知道”依然不允许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在反事实条件句中,“知道”也依然具有叙实功能。

“知道”在以“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为宾语小句的时候,它的叙实功能也依然能得以保留。例如:

- (45) a. 我知道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上会湿。(可能条件句为宾语小句)
- b. \* 我知道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上会湿。但即使天下雨,地上也不会湿。
- (46) a. 我知道如果没有东风,就无法火烧赤壁。(反事实条件句为宾语小句)
- b. \* 我知道如果没有东风,就无法火烧赤壁。但即使没有东风,也可以火烧赤壁。

(45a)和(46a)分别以“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作“知道”的宾语小句,如(45b)和(46b)所示,这时候依然无法追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知道”在带条件句作宾语小句的时候,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不过,仔细体会,可以发现,“知道”在带条件句作宾语小句的时候,相比于带具有[+过去时]、[+完成体]特征的宾语小句,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没有那么高。原因在于,“知道”在带条件句作宾语小句的时候,其宾语小句仅仅是某种条件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所以相比于确定无疑的事实,它作为事实的可信性程度较低。

我们在5、6两节把“知道”放在非现实语气下讨论其叙实功能,经过探讨,我们发现,无论是情态动词还是条件句都不能取消“知道”的叙实功能,即“知道”的叙实功能在非现实语气下也依然能得以保留。不过,当“知道”带非现实宾语小句的时候,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会有一定程度的削弱。

## 7. 结论

本文本着立足汉语事实的态度,带着较为朴素的眼光,选取不同类型的语法环境去测试“知道”的叙实功能。以期对“知道”的叙实功能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并试图找到“知道”的叙实性及其置信度变异的句法语义环境。

我们先在SVO句式这种中性语法环境下讨论“知道”的叙实性,确立了它作为叙实动词的身份。然后又选取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宾语小句的指称化和SVO句式的内嵌等降级操作手段为测试环境,在这样的语法环境下,“知道”的叙实功能非常稳定,无论肯定还是否定形式都能预设其宾语小句是个真命题。接着又测试了不同语义类型的主语对“知道”的叙实性及其置信度的影响,发现主语的语义特征对“知道”的叙实功能会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接着,我们又用疑问句这样较为宏观的语法环境去测试“知道”的叙实功能,发现“知道”在主句或宾语小

句为疑问句时都能保持叙实功能,而在受到否定以后再带正反问句形式和特指问句形式的宾语小句时,它的叙实功能会消失,向非叙实方向漂移。最后,我们选取更为宏观的非现实语气作为测试环境,在这样的语法环境下,“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但当“知道”带非现实宾语小句的时候,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会有一定程度的削弱。

我们通过选取不同类型的、由微观到宏观的语法环境去测试“知道”的叙实功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在有些语法环境下会受到削弱,但总体来说,它的叙实功能还比较稳定,算是现代汉语中比较典型的叙实动词,可以作为观察和分析其他叙实动词的标杆。

#### 参考文献

- 方 梅 2008 《由背景化触发的两种句法结构——主语零形反指和描写性关系从句》,《中国语文》第4期。
- 黄华新 陈宗明 2005 《描述语用学》,吉林人民出版社。
- 李新良 2014 《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新良 2016 《疑问句与汉语动词的叙实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彭利贞 2007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 袁毓林 1996 《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中国语文》第4期。
- 袁毓林 2014 《隐性否定动词的叙实性和极项允准功能》,《语言科学》第6期。
- 赵元任 1979/1968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Gazdar, Gerald 1979 *Pragmatics: Implicature, Presupposition, and Logical Form*, 36-6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eim, Irene 1992 Presupposition Projection and the Semantics of Attitude Verbs. *Journal of Semantics* 9 (3): 183-221.
- Karttunen, Lauri 1971a Implicative Verbs, *Language*, 47(2): 340-358.
- Karttunen, Lauri 1971b Some Observations on Factivity, *Papers in Linguistics*, 4(1): 55-69.
- Karttunen, Lauri 1971c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 *Linguistic Inquiry* 4(2): 566-569.
- Karttunen, Lauri 1973 Presuppositions of Compound Sentences. *Linguistic Inquiry*, 4(2): 169-193.
- Karttunen, Lauri and Peters Stanley 1979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11: 1-56.
- Kiparsky, Paul and Carol Kiparsky 1970 Fact. In Bierwisch, Manfred, Karl Erich Heidolph (eds.). *Progress in Linguistics*, The Hague: Mouton, 143-173.
- Leech, Geoffrey 1983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Second edition-revised and updated, Penguin Books. 《语义学》李瑞华等译,何兆熊、华钧校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427-452.
- Palmer, Frank Robert 2001 *Mood and Modalit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Press.

李新良 杭州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lixinliang02@163.com;  
袁毓林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yuanyl@pku.edu.cn

**Key Words:** 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lexical structure, syntactic constraint, topic feature, universal reading

**Li Xinliang, Yuan Yulin, On the factivity of *zhidao* (知道) and its confidence variation under different grammatical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takes factive function of *zhidao*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select different types of syntactic environment to test its factive function, in order to describe its factive function and its factivity confidence in a wider range and to deeper degrees. The authors try to find out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nditions in which factive function and factivity confidence variation of *zhidao* appears. The paper selects a variety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environment to test factive function and factivity confidence of *zhidao*, such as downgrade operation,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subjects, interrogative sentence and irrealis moo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with its factive function being relatively stable despite the variations in certain syntactic and semantic environments, *zhidao* is a typical factive verb in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factive functions, (factivity) confidence, downgrade operation, semantic features of subject, interrogative sentence, irrealis mood

**LU Shuo,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unction of *de* in Chinese attributive nominal structures: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phrases and words**

The binary choice of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de* divides Chinese attributive nominal structures into two parts semantically and syntactically: nominals without *de* (XN for short) refer to a kind name or a proper name and those with *de* inserted denote a set with members sharing the same properties. These two types of modification structures involve two semantic composition modes, namely the intensional composition rule for the former and an intersective rule for the latter. There is a paralleled dichotomy on *de*'s syntactic function. *De* marks phrases from lexical nouns, namely, X*de*N undergoes phrasal modification and the modification in XN takes place at the lexical level. Such an analysis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 motivation for keeping two distinct composition ways (two types of modifiers accordingly) both available for modification, but also helps explore the boundary between phrases and words.

**Key Words:** modification, de-construction, Type theory, kind denotation

**DONG Zhengcun, From approximate quantity to probable epistemic modality: A case study of semantic shift in Mandarin with *duoban* (多半) as an example**

A semantic shift is found concerning the evolution of *duoban* from 'approximate quantity' to 'probable epistemic modality', together with a semantic derivative rule governing the shift. The shift is of an abrupt type. Metaphoric devi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ts evolution.

**Key Words:** approximate quantity, probable epistemic modality, *duoban* (多半)

**ZHANG Yunqiu, LI Ruofan, The modal scale in Mandarin children's early languag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arly acquisition of modal scale through the spontaneous linguistic data of three Mandarin children from the age of 1 year and 7 months to 4 years and